

西木子

乾



栗 子

蕭 乾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原 广 东 人 民 版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2插页 72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174 定价 0.45 元

编 选 说 明

著名作家巴金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，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八年，先后出版十集，每集十六册。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

一百六十册《文学丛刊》中，收有当年我国文坛上不少优秀作家的主要作品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现征得巴金同志同意，从中先行编选十册，以飨读者。



(1909——)

作者一九三〇摄于汕头

目 录

栗子·····	1
皈依·····	15
矮檐·····	36
昙·····	56
鹏程·····	74
参商·····	94
忧郁者的自白（代跋）·····	115

栗 子

黑暗与寒冷把冬夜凝成块不透明的固体。多云的天空，隐约浮荡着一道灰黄风圈，在天心摆来摆去，若在搜寻着适当的受害者。今夜海上也许还有风骚船女弹着琵琶。乐吧，风圈冷笑着，明朝连半寸桅杆也不给留。

风似乎在试着它的锋刃，已经在树间房角穿行着了，呼着尖锐的哨子。孙家麒兀自倚坐在校园小土坡上一株蓊郁苍苍的伞形老松下，用大氅领把脖颈厚厚包起，手塞到衣袋里，摆弄着一把圆滚冰凉的栗子。他手指在那些果实中间穿来穿去。被装在黑黑角落里的小东西就任他抓得挤挤碰碰，滑溜溜地在他指缝间钻来钻去，如小狐狸精在跳花环舞。它们也许还觉得好玩呢，那只

手的主人却正生着闷气。刮吧，他仰视一下那风圈。他气恨这世界的炎凉。分明适才还烫手的栗子，这时竟冰凉到这地步。可是热劲儿虽去，偏偏它周身的糖质还附着，黏抓抓的感觉使他怔忡不安了。他重重咬了咬下唇，用力捏碎刚溜出大指缝的一颗栗子。

那暴戾的嘎吧声静止了果实的活跃。（这时它们才发现原来不是好玩的事！）那声音，那破碎，使得他畅意了。他几乎笑出声来。嘎吧，嘎吧，溜出一颗捏碎一颗。捏死你们！他自语着。捏死这些不老实的小东西，你们还闹！大指鼓着力，嘎吧，嘎吧，瞬间他几乎把袋子里的栗子全捏破了。适才供他吃，供他欢娱的小果实们，现在一个个残废地躺在黑黑衣袋里了。发肤撕裂的它们，这时不再能在手指间穿来穿去。它们僵卧着，如垂亡的伤兵，规规矩矩。这平静显然得归功于大拇指有力的镇压。他掏出手来，指肚上有些刺痛。果实原来还有硬壳。他好象对着谁表白受了委屈，又象安慰着那指肚似地啜囓着：“可恶的小东西，多刁横！”

他松释地吐了一口气，扶着树干直起身腰。一阵眩晕，他注意到课室方向的灯光了。那光焰简直象一只红手，捏住他的脖颈。他有点要——他狠狠啐了一口唾沫，对着黑空咒骂着：“狗男女，一个个，捏死你们！”

挺起腰来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银亮亮一片平滑闪光

的冰场。风吹得冰上的灯光暗淡而且摇摆，凄迷地旋转着几条修长的人影。冰刀接触冰面的哧哧声，夹杂着怒风的嚎叫，活象在他胸脯上画着横竖口子。他有些忍受不住。掉过头来，视线逢到的又恰是往常他们并肩坐过的白白石阶。在那里，他曾挺直脖颈为一个女子唱过许多首豪放凄艳的歌曲。去年这时候，还有只绵软的手把热栗子喂进他的嘴里，随着是一个温柔的微笑。他不能想了。这古怪的人生！

那时他多幸福呵。栗子瓤是金黄色的，他每一个日子也染上同样灿烂颜色。他是当地警察署长的三少爷，拉得一手好提琴，在冰场上是“外曲线”的高手。如今，栗子凉了，冰场除了少数来自椰林岛的华侨外，也没人照顾了。最可气的是那些小子们把宿舍用红绿纸糊满，说什么“禁止娱乐”！

他要“自由”，偏拉那个。《小夜曲》他还拉不到一节，门砰砰响了。进来的是那个臭股长，和……唉，和他的菁。想起来他简直气杀了。他等着菁保护他，甚至如往常那么安详地倚在他左肋下，为他机警地翻乐谱。但换上了蓝布褂、戴上了“纠察员”臂章的她，却冷酷无情，已变成了另外一种人。

“家麒，你不能拉！国家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……”

喝，那严峻的声调，那冰冷的面孔，快把他肺气炸

了。他把提琴挟在腋下，愣着眼睛，气冲冲地走过去，一把抓着她那弱小但是倔强的胳膊。

——喂，孙同学，她是纠察员。她办的是公。请放手！

公！哦！狗男女。公！若不是心疼那值三百块的提琴，他一定挥起来打在那臭股长生满了黑髭的颊上了。他一点不知道菁是什么时候为他勾去的。有两个来月了，她皱紧眉峰，总象是牵挂着什么了不得的事。一见面不再那么小鸟依人地笑了，第一句话总脱不了：“看报没有？”读书时期嘛，干么过问政治！

如今他承认女人是不可理解的动物了。她们永不能如一男子那么牢牢地攫住幸福的尾巴。她们时常眼睁睁放它滑过。为了排解她的愁闷，他也算尽到一个恋人的苦心了。他唱《销魂曲》，她掉过了沮丧的头；拖她去馆子，任什么别致的菜她也没胃口。直到她戴上“纠察员”臂章的那早晨，他才查觉糟了。瞒着他，菁已参加了一项他不以为然的工作，那直接威胁到他爹饭碗的工作。

——家麒，我得尽我作人的本分。你自己既不肯参加，暂时先别来缠我！

呵，狠心的女人。愚蠢的女人！你有什么本分呢！能尽什么本分呢？还不是和那臭股长厮混！他愈想愈气。在那灯光摇曳中，他仿佛看见菁和那生着黑胡髭的

人在磨磨蹭蹭。对，窗户上的人影始终在不停地摇摆。他心中刺痛起来。他沉重地顿了一下脚，踉跄地踱下土坡。

冰上正滑着两三对男女。随了旋风，他们把手搭成藤萝姿势，象黄昏的蝙蝠那么轻掠着，敏捷，和谐，杂着愉快的谈笑。这景色不能不说在故意和家麒为难。一条条幸福的背影在讥笑着，鞭打着他的心。冰上的舞姿使他厌烦。去年这时，菁不也这样把手搭在他肩上吗？那时她穿的是一件花格短袄，上面飘着雪白柔软的围巾。她几乎把半个身子的重量都托给了他。（这时他还能感觉那负担的快意。）绒帽里的汗球虽渗透，他可还不忘记为她哼华尔兹的调子。冰上掠着他们幸福的影子。兜过几个圈子后，他们携手滑到席棚下去吸热寇寇。白的蒸气暖着红润的脸蛋……

他不堪再想下去了。冒着冷风，他跨过了石桥。他笔直扑奔那人影幢幢的灯光。他握紧拳头，准备一进门，不容分说就把菁拖到怀里。抱住她，抱紧了她。如果那家伙再“喂”，就先用拳头给他妈一下。对，得给菁看看，麒不是软弱无能的。美国权威心理学家不是说过吗，古今女子皆崇拜英雄，爱野蛮。所有的西洋电影都证实了这真理。夺回菁，他看不出更好的路。

楼门口这时贴出更多的标语了。红红绿绿的，什么

“准时出发”，“整队回校”，都如各色毒蛇在噬着他的心。他没心读那文字，只感到一种颜色和气势的威胁。

“喂，开门。开开门！”

“你找谁？这里正在办公。”

门开了一道缝，见并非职员，又砰地关上了。

他对那扇门发气。他明明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，仿佛伏在桌上。那一定是她。一定的。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，喝！砰砰砰，他死命地捶。

门这次豁然开了。灯光下抬起了几张脸：悲愤，紧张，兴奋，坚决是他们的神情。

家麒睁大了眼满屋里搜寻。他看到裁纸的，挥着寸毫的，研墨的。迎窗有三个女生在摆弄着一架油印机。刺鼻的油墨气味使他倒退了两步。等他发见那握着油墨棍子的是谁时，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了。

“菁，你，你在这里！干这个……”

为他抓住胳膊的是个身材颇纤细的女生。虽然这时咬住的牙根使她的脸显得很严峻，但嘴角的笑涡愈发增添了她的温柔美丽。和房中别人一样，她穿的也是件毛蓝褂，而且工作忙得还使她的头发也有些蓬乱。她用不知所措的神情凝视自己招来的这个闯入者。象是什么东西在她心上划了一下，她两腿有些酸软。但即刻她的眼睛与壁上的誓约相遇了。（那旁边还贴着一张涂满了鲜

红血迹的地图。)她的脸肉绷得紧了一些，咬了咬稍见惨白的下唇，刚想开口……

“喂，这里是办公的地方。”

闯入者的眼睛瞪圆了。他看到正伏在条桌上写着标语的股长。黑胡髭仿佛又多了些，在那身棕色学生服上面是一张声色俱厉的脸，放射着两道正直森凛的目光。家麒由那上面读出鄙夷，威胁，一切难容忍的字眼。看到菁那种近于不屑的神气，感觉了四下向他逼来的愤怒眼光，他有些窘促了。他甚而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。但他抑制不住，他在桌上啪地捶了一拳，跟着冲股长是一声不顺耳的粗话。

已经在羞惭着的女生，这时明白得自己出面来制止了。她把油墨辊子托给身旁的同工。红着脸小声说“就来。”便低了头，默默走出门了。

登时，得意的光采在家麒的脸上焕发了，他向着那逼视着他的股长做了一张鬼脸，才闪身跟了出来。

“菁，莫不成你变了！你别受他们笼络吧，我俩是秤杆同秤砣，分不开的。”

女生背了双手，挺直身子，眼朝着另一个方向说：“我没变，是日子变了，环境变了。家麒，我没工夫同你说傻话了。你闲着我不闲。我还有事情做。我得做。我再不做就永远做不成了。我们明天早晨要游行。我要

去筹备。你走，我求你啦。”

话交代完，关心着工作，她打开门就想回屋。

“不能，菁，你不能去游行。今天爸爸来电话了，嘱咐我明天千万出不得门。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：水龙，刺刀，哼，还有机关枪呢。你们这群一共有多少！”他由口袋里掏出手来比方，无意中带出一把破裂的栗子。“瞧，他们早晚都得象这个，给捏个粉碎。你还去混吗？来吧，爸爸有权柄不准我去，我有权柄不准你去，对吗，菁？叫那股长一个人去闯死，咱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女生气得已经有些发抖了。她猛地咬着下唇，掉过身去。她死命地挣扎，摆脱了被抓住的手臂。

“撒开我！你有什么权柄！家麒，我有我的事。我得做。去，告诉你爸爸，把刺刀磨亮点……”

随了黎明，黑黑天心那道风圈渐渐显得朦胧了。寒峭的风如一把铁铲向着大地削来，它又象一个拙笨的泥水匠，东削西砍，削落了枯树枝上的残叶，削破了茅舍稀松的屋顶，也削着街头乞丐生了疮的胳膊。万物都为那残暴的风慑伏住，寒风正愁没的可削时，街上发见一簇整队的群众。

这是个混沌的日子。生与死的界线突然变得模糊不

清了。风卷着一群不安于现状的青年在街上呐喊，北风如条狡猾的蛇，冰凉地朝那些张着的嘴里钻。填满了盛着愤怒的肺，填满了空空的肚皮。喜鹊躲在巢里，街上不见菜贩的足迹，他们还是扯了嗓子喊，小纸旗摇得哗啦啦象闹水。

迎面，旋风成为自然的烟幕，幕里隐着穿黑衣的弹压者。举着闪亮闪亮的大刀：牛皮鞘，红绸穗，天天操演着的冲锋包围阵势，到今天全用上了。寒风削砍着万物，弹压者也那么无慈地砍削着同类。杀，杀，半条鼻梁，一泡血，想流进电车沟儿，北风不答应，即刻冻成冰块。冲，冲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朝。署长有命令，谁个不听命令，饭碗砸破。

衣裳扯碎。旗面刮掉，不碍事，还有旗杆。旗杆下面跳动着一颗心，气愤愤，鲜淋淋。喊，喊，嘎嘶的喉咙，冻麻了的手。不成，不成，汉奸勾当不赞成！得在自己地面上作主人，活得有味儿，奴隶不当！倒下一个，去搀，背上也挨一刀。烟火，不，空中银花，好个奇观！喊吧，水向肚里灌。脖子里也发现了什么，冰凉，湿绿绿，眉毛上冻起冰山。高处还飞着砖头。脑袋平地突起一个疱。还是冲——

北风为黄昏稍稍敛住，夜又撒下黑暗的网。“唉哟，救——”没有喊完就倒下了，在胡同拐角，黑漆漆的。

唠咕唠咕，揍死你这女人！还往哪儿跑，不在家里养孩子，也出来闹。闹，叫你闹，啪，啪，有你的。

沥青马路，平滑，讲究，文明，在昏暗的街灯下，成了血腥的战场。一架架帆布担架，穿梭着来去。戴白帽的护士掉了颗同情的眼泪。疲倦的战士，满身血迹的战士，躺下吧。北风息了。城门关了。弹压者吹起悠长的胜利归队号奏凯回营。躺下吧，在这地窖子里。蓝眼珠的医生忙不迭地戴上金边眼镜，一个个试过脉息，迎看验过体温计，边叹气边摇了摇头：“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这么狠！怎么回事，中国有那么一群不可解的动物！”

医院过道里一阵骚动。一个年近五十的戎装军人，长统皮靴发出橐橐的声音，一路随走随向身边一个西服青年抱怨着：“真是笨蛋！你为什么不拦住她？你干么让她参加进去！将来还不是个怕老婆的货。她要，哼，她要偷汉，你也让？等会我看，先说明白，咱们家可不要缺须短尾的。我得……”

坐在犄角一位衣帽洁白的女看护迎面拦住了他们。

“喂，先生，轻一点。这是病房，进去不得。”

西服青年刚想卖弄点洋习气，那长辈人可不耐烦了。

“怎么，我看我儿媳妇。”（他又小声说：“没过门

的。”)“我瞧瞧她到底……”

“您找谁，您说个姓名。”

这回老军人可愣住了。他公事实在太多，今天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有了人。儿子跑来就哇呀哇呀地哭，说重伤名单上有一个是他挂念了一日夜的人。他做过许多噩梦。许多都是假的，这回可都应了。“右眼扎伤”，呵，他朝着那名单哭了好半天。那双美丽的眼睛，永远流动着柔和明朗的眼睛，温柔幸福的泉源。平素一个连“爸”全不肯叫的孩子，这时委屈地竟下了跪。呜咽得才惨呢，他哭软了一颗杀人不眨眼的心。仓促间，作爸的披上军装，就来相看这姓名不详的儿媳妇了。

“她……”

“Miss Nurse, I beg your pardon, ①她叫于若菁。”

看护妇做了一个神秘的知会，就领头迈着轻盈碎小的步子，把他们领到一间病房前。

房门口正立着一个探病的人。身上那件棕色学生装的口袋已撕得狼狈不堪，手上的白绷带说明了他也刚刚经过治疗。辨明了来人，他瞪大眼睛，用戒备的姿势厉声问：“找谁，你们？”

“找我儿媳妇！”这三个字震得墙壁起了回响。“我要

① 英语：护士小姐，请原谅。——编者

瞧瞧她。我得……”

那轻伤的青年撇下嘴岔，做出极其鄙夷的样子。蓬乱的头发散在额际。他明明认出对方的身分了。受伤的那只手握起拳头：“走开吧，这儿没有儿媳妇。这儿只有为自由挨过毒打的人。你走开，你这个凶手。我伤不重。我还能拚！”

军人的指挥刀由胁下抽出来了。那不是一件生疏的朋友。哦，小伙子果然泼悍。怪不得派出弹压的人都畏畏缩缩。看那神气，想给他一刀。一种空间或时间的观念，也许是那古怪药味，按住了他的手。他昂然走进门口。他凭的是老军人的架势。但是，这架势却挡不住一个愤怒的拳头。

“好呵，你，你混账！揍死你这小子。你瞧咱，咱五颗金星，你是对手？来人，来人给我带他走。”

人来了：看护妇，外科医生，助手，还有，还有一大簇各校来探病的青年。

“揍这老家伙，揍死他！”

一片嘈杂的咒骂声如潮水般哄起。那个西服青年磨拳擦掌地保护着老军人，眼看怀恨的群众拥上来了，年长的医生忙由人丛中挤出，用着急的姿势弹压了这阵骚扰。

“这里还有病人，诸位，请守秩序。老先生，你要找